



阅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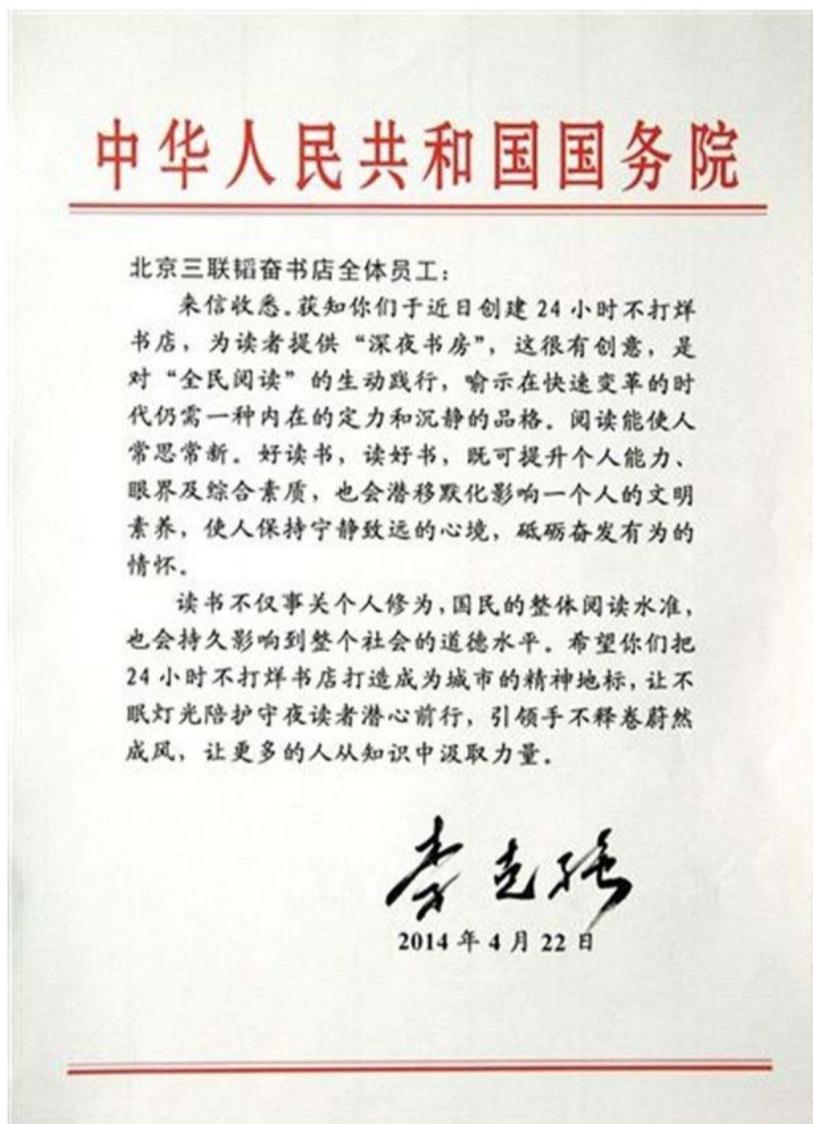
2014年4月23日
星期三
第18期
(总第36期)
世界读书日特刊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 主办

秋韵文学社 协办

图书馆主页：<http://lib.gzmu.edu.cn>

主编：卢云辉 责任编辑：吴东京 版面设计：曹泰峰 电子信箱：yuedubaokan@126.com 内部交流，免费赠阅



贵州民族大学各学院 2013 年读者外借冠亚军排行

读书日之际，图书馆《阅读人》报推出 2013 年各学院读者外借冠亚军排行。

排名	借书证号	姓名	性别	读者级别	单位	累计外借册数
1	20100203009	何艳	女	学生	传媒学院	478
2	20100601037	王继凯	男	学生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424
3	20100304182	张文英	女	学生	文学院	374
4	20100304120	王霞	女	学生	文学院	364
5	200915010039	杨明其	男	学生	建筑工程学院	363
6	20100704024	林秋平	男	学生	信息工程学院	342
7	20100101071	农加同	男	学生	法学院	335
8	20101302068	张雪	女	学生	美术学院	331
9	201113020005	谭芸	女	学生	美术学院	330
11	20101101015	陈兴兰	女	学生	体育与健康学院	322
12	20101002046	赵星	男	学生	理学院	320
14	20101501013	黄德胤	男	学生	建筑工程学院	312
16	20100703015	刘岑龙	男	学生	信息工程学院	299
17	20100205033	刘鸿雁	女	学生	传媒学院	288
21	20100801042	杨锋	男	学生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76
23	2010050301064	刘雪峰	男	学生	人文科技学院	271
25	2010050101180	罗瑞	男	学生	人文科技学院	263
26	20100804008	何梦姣	女	学生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60
27	20100901039	王伦	男	学生	商学院	247
34	20100403026	潘丽凤	女	学生	管理学院	226
35	201114070004	张晶晶	女	学生	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	222
44	20100501029	李婧薇	女	学生	外国语学院	207
51	20100902034	王彦苏	女	学生	商学院	200
52	20100501080	谢成利	男	学生	外国语学院	198
53	20101004039	杨冰玉	女	学生	理学院	196
69	20100403036	杨成来	男	学生	管理学院	173
72	20101101173	杨永梅	女	学生	体育与健康学院	170
91	201000000013	张维婷	女	学生	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	163
117	20100101109	吴光雷	男	学生	法学院	150
121	20100601029	马春艳	女	学生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148
259	20101201062	文春秀	女	学生	音乐舞蹈学院	116
563	20101201027	李朝	文	学生	音乐舞蹈学院	82
586	201217010004	熊君	文	学生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80
616	201217040018	孟言	文	学生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78
2309	201316050032	赵美	文	学生	预科教育学院	30
2573	201316050008	刘永菊	女	学生	预科教育学院	27

让读书成为享受

《人民日报》(2014年04月20日07版)

阿根廷人爱看书。最近，阿根廷媒体有一项调查，阿根廷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约49%的家长至少每周陪孩子共同看过一次书，其中9%的家长每天都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读书。

阿根廷人也爱买书。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几条主要商业街上，各类书店密集。其中在繁华商业区的科连特斯街，有许多书店开至次日凌晨，与酒吧、电影院一起，成为人们夜生活的一部分。一家名叫“解放者出版社”的大书店，周一至周四开到次日凌晨1时，周五、周六开到次日凌晨2时。实际上，有的书店在周末晚上人流较多时，还会开得更晚。基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布宜诺斯艾利斯命名为“2011年度的世界图书之都”。

阿根廷人的阅读习惯是怎么养成的？最近，笔者在一位老朋友家里，见到了他的儿子费德里科。费德里科正在阿根廷一所中学里上初中二年级。交谈中发现，他的课外阅读量很大。相比之下，国内的文化教育注重精读，要求背诵经典课文，而阿根廷的语文课（英语和西班牙语）则突出强调广泛阅读，基本没有背诵的要求。

费德里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图书馆，馆内书籍专门针对中学生的兴趣和水平，从哈利·波特到希腊罗马故事，涉及范围很广。语文老师一般要求学生每一周或两周读完一本书，可以到图书馆里自由借阅，但读完以后要进行针对性的考试，以检测学生对该书理解程度。同时，每次检测成绩记入学期评分。

费德里科说：“老师的要求是，每天必须有一个小时读课外书，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自由选择，我比较喜欢《哈利·波特》这样的传奇小说。”费德里科的父亲谈到，如果在孩子刚开始学习时就要求他背诵、精读，有可能影响他的读书兴趣，导致孩子把读书当作一种负担。但如果由他凭兴

趣去读书，孩子从小把读书当成一种享受。至于词汇和语法，读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了。

在阿根廷，读书从小抓起，让读书变成享受，值得借鉴。

资料来源：让读书成为享受。人民日报。凤凰网。(2014-04-20)[2014-04-22]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20/12160430_0.shtml



阅读是一种信仰

阅读是一种高贵的坚持，坚持的背后是一种幸福的收获，而在坚持之后如何收获幸福，就要看你读什么样的书，怎么样读书。

阅读可以培养一种能力，就是发现过去的能力，发现现在的能力和发现未来的能力。

阅读能让我们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让我们充分地享受世界，享受人生。

人因阅读而高贵。

各种各样优美的动作和姿态中，最优雅的姿态是读书。

一个好的读书人读到最后可以达到一个境界，知识有如漫山遍野的石头，他来了，轻轻一碰，那些石头好像受到了点化一样，变成充满活力的雪白的羊群，在天空中奔腾起来。这是阅读的最高境界。

如果我们读一个作品不把“眼”读出来，那就不能说你已经读懂了这个作品。

阅读有助于人类壮大经验，并创造经验。

资料来源：节选自曹文轩阅读是一种信仰。网易新闻。天津网。天津日报。(2013-04-22)[2014-03-21]<http://news.163.com/13/0422/09/8T29THSE00014AED.html>

冲出小世界

——阅读经典、重温历史、认识现实

李华年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读书传统的民族，而经典更是人们研读的主要对象。历史上有很多攻苦力学的故事，如《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少孤（幼年丧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终于成为独树一帜的大思想家。又如清代刘台拱的《汪君传》说汪中“生七岁而孤，家夙贫……比长，鬻书于肆，与书贾交，借阅经史百家，十行并下”，终于成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台柱之一，而且还是于古文、四六之外独树一帜的著名作家。

还有很多人，虽然公务繁忙，甚至在戎马仓皇之际，也不忘读书。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而且文采风流，“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再如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晋书》本传说他“博学多通”，在中央政府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他虽“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胜，诸将莫及。他常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晋武帝问他“卿有何癖？”他说“臣有《左传》癖”。他的大著《春秋左传集解》，到今天还是我们研究《左传》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而且他还有一句炎黄子孙世世代代不可忘记的名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杜预所以能成为闻一多先生说的“政事、武功、学术震耀一时的儒将”，成为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物，固然和他的天资有关系，我认为更和他好学有关系。还有一位曾国藩，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书后》说“自道光中叶以还，天地干戈，庙堂咨嗟，二十有余年，人才之进退，寇乱之始末”，都与曾国藩有关系，因此，尽管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又是一块你研究近代史就绕不开的大石头。他是个“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大忙人，但据年谱说，直到他死前一年，还给自己规定每天读《资治通鉴》若干页，而且要做笔记。死前一段时间，无力做笔记了，就翻阅《宋元学案》，披览大意，可说是一辈子手不释卷。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写给他几个弟弟的信中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曾国藩不但博览群书，而且著作等身。当今世界当然有和他们三位一样忙，甚至比他们更忙的人，但我敢断言，其数量绝对屈指可数。因此，芸芸众生如你我之辈，拿“忙”当不读经典的理由，是横竖说不通的。

二

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年轻时经历过图书供应断绝，电影也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称为文化荒的十年。那时，只有少得可怜的私人藏书在更少得可怜的几个靠得住的朋友间暗中流传。我们也还记得，“四人帮”垮台，世界名著重见天日，一听到什么出版消息，很多人就揣着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的几块钱，在新华书店门前排长队的动人情景。因为大家都穷，所以如果不是值得留给儿子、孙子看的书，是舍不得花钱去买的。

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人们的收入逐渐多了，“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突出了，但提高的大部分是“物质生活”也即衣食住行的质量。由于大家或是忙于工作，或是忙于赚钱，一天下来，累得不亦乐乎，需要放松一下，而有些聪明人也把这种需要视为商机，于是跳舞、打牌、卡拉OK、桑拿、三级片等等等，都向你招手了。如果你想静静地靠在沙发上读点轻松的东西，那么八卦新闻、地摊杂志，花钱不多，也足够让你得到刺激、满足好奇。这样一来，物质生活质量的确是提高了，而精神世界，却逐渐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据报道，咱们同胞的人均年阅读量，在世界大国中排名靠后，还不如小日子鬼子；至于读物的质量，我个人比较悲观，这只要看看在报摊和书店里摆出的什么东西最多（也就是什么最好卖），就可一目了然。十多年前，在美国大使馆编印的中文刊物《信使》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这一代人读什么，决定下一代人想什么”。他这个看法有些意思，但也有点绝对化。我想，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代”，实际上，一个人“读什么”和“想什么”之间，不但互为因果，而且互相强化。一个人的生活境遇与他所亲见的社会环境，只是一个“小世界”，而这个小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能限制他的兴趣和理想。陈涉年轻时给地主当帮工，曾叹息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燕雀的理想，大概是当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或今天的有房有车，总之满足于在“小世界”里称雄，至多是当个孟子笔下的“小丈夫”。

但这个“小世界”还是蛮有诱惑力的，要挤进“小丈夫”的行列，也要有能力，吃得苦，还要碰运气。而冲出小世界，在物质上未必有丰厚的收获，更多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冲出小世界的方法，古今中外的智者讲了很多，其中最常见，我个人认为也最有效的办法，是读书。我不相信道学家说的什么“读书可变化气质”（亦即让人脱胎换骨），但我相信读书可以促使我们思考，而思考可以提高我们的判断力。但这要看读的是什么书，英国史学家托马斯·富勒在《圣地与世俗地》中说：“知识多数是从那些使印刷商赔钱的书籍中获取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大体上是从严肃的著作中获得的，而不是从消遣性的读物中获得的。也只有严肃的作品（无论他是知识性的或学术性的著作，还是“为人生”的文学作品）才会丰富我们的知识、促使我们思考、提高我们的判断力。一个民族，如果很多人都只读八卦新闻和地摊印刷品，就会造成群众性的判断力缺失，而这种判断力缺失，正是生活在小世界里的人最容易被蛊惑的原因。

三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史学使人明智，诗歌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精细”。（《谈读书》）他所说的“明智”，其实就是较高的判断力。

人生活在现实的环境里，眼睛见到的，耳朵听到的，是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而任何一个社会，与人们心中的理想境界，总有相当的距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会刺激人们的情绪，如果这距离的某一方面恰恰落在自己身上，就更容易引起身受者的情绪化的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就知道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这件事上，阶级越次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该经历的过程是绕不过去的。比如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使大量的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做工。英国资产阶级的办法可谓一箭双雕，从十五世纪末开始，英国毛纺织业发展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把耕地变成牧场，取得羊毛；又用暴力把失去家园的农民赶入工厂，一举解决了原料和劳动力两个问题，当时就有人把这场圈地运动比喻为“羊吃人”。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还促成了更为血腥而且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奴隶贸易。

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了美洲，从此，大片土地成为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法等国的殖民地。这些殖民者在美洲开矿山、办种植园。但美洲地广人稀，而且当地土著被殖民者杀了不少，因而劳动力不足。于是西欧各国的海盗和商人，从老殖民地非洲掠取了大约一亿黑人，卖给美洲的矿主和种植园主，牟取暴利，其中很多人在横渡大西洋的旅程中死于饥饿和疾病。这不过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城市里出现了大量农民工。农民工并没有被剥夺土地，而是因劳动力供需关系形成的人口自然流动的产物。只要有一点必要的历史知识，一眼就可以看出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

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结构也比农耕时代复杂多了，自然也会产生种种社会问题。大家熟知的欧美文学经典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英国狄更斯的《美国札记》、《马丁·朱述尔维特》、《董贝父子》、《荒凉山庄》、《艰难时世》，法国莫泊桑的《俊友》、《一生》、《温泉》，美国马克·吐温与华尔纳合作的《镀金时代》等，都对有产者的虚伪、狡诈、贪婪、冷酷，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以及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带来的“无知、粗野、道德堕落”（《马恩全集》第23卷第708页）等等，做了生动而深刻的反映。狄更斯还辛辣地嘲讽了美国的假民主、种族歧视和拜金主义。为治疗随社会转型而来的社会弊病，有人开出了空想社会主义、工联主义、普鲁东主义、改良主义、费边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药方，但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而且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到头来还得靠马克思主义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的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这个工业化过程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产生了某些利益冲突，但我们的社会制度本身已使这种冲突的涉及面和烈度十分有限，而且在党的领导下正在逐步有序地加以解决。

美国现代作家、评论家兰德尔·贾雷尔在《超级市场里的悲哀心情》中说：“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人们也会到处抱怨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金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说：“我们对历史的无知使我们诽谤我们自己的时代。人们总是如此。”（见《牛津格言集》）无可否认，从盘古开天地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让每个国民都十二分满意的时代。阅读经典，使我们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同异，参量古今”（明代唐顺之《答江五坡提学书》）。正是这种比较参量，才能使我们超越个人一时利害得失的小世界，使我们能够获得对现实环境的比较准确和理性的认识。古人说“读书可以养气”，意思是使人平心静气地面对现实。现实总有不尽人意之处，而情绪化的反应于人无益、于己有损，至少是伤身体，而越是体弱多病，就越容易情绪化。春秋时郑国大夫邓析说：“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邓析子·转辞篇》）汉代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也说“非宁静无以致远”。如果我们愿意为天下苍生多做有益的事，就要冷静客观地看待现实生活，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找出解决问题的高招神策，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校园的小路

汪国真

有幽雅的校园
就会有美丽的小路
有美丽的小路
就会有求索的脚步
忘却的事情很多很多
却忘不掉这条小路
记住的事情很多很多
小路却在记忆最深处
小路是条河
流向天涯
流向海角
小路是只船
驶向斑斓
驶向辉煌



老人与书 一生之缘

——贵州民族大学前中文系主任李华年教授访谈
本报记者：刘君

4月18日上午，我们激动地来到了图书馆的一楼，因为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访谈我校原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大家——李华年教授。初次与李教授见面对时，他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们走过去看到的是一位虽已在古稀之年却目光如炬、精神矍铄、和蔼可亲的老学者的形象。整个访谈过程中李老先生语言诙谐幽默但又不失深度，带给我们的是一顿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记者：您大学就读于北京大学，在校时哪位老师对您的阅读观影响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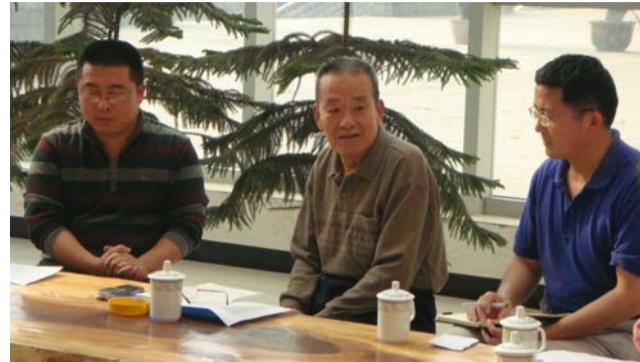
李老师：我个人感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杨伯峻先生。杨老先生来自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的叔叔杨树达是当时中国一流的知名教授，他的一个表姐是作家、一个表姐夫是诗人。当时他教我们古汉语。杨伯峻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业务方面，杨伯峻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上课有一个习惯。课间休息十分钟的时候他从不离开教室，尽管教师休息室就在教室的旁边。下了课他就在讲台上站十分钟，我又是比较爱学习的人。所以这十分钟我就不让他老人家休息，我会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古汉语的问题。他就会教我怎么做，下了课我就会按照他说的来做。后来在这个过程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我就会在下一个课间去问他。这样接触多了自然感情也就深了。我现在能够在古典文学这方面做出一点事，都是得益于杨老先生的教诲。这个应该说令我终生难忘。这是从业务上讲的。另一方面是教我怎么做人，他用行动告诉我应该如何对待学生。在文革期间，由于一些历史等原因，他被打成了右派。直到四人帮倒台、改革开放后我才和杨老先生重新取得了联系。有一次我去他家拜访，他事先给我写信告诉我在北京怎么坐车到他家、说如果没地方住就在他家住等等，这些话让我非常感动。上他课那



时我还没满二十岁，一晃就时隔二十多年了，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什么变化都会出现。按照常理来说我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但他却还这样信任我。这令我非常感动。

记者：那么当时杨老先生主要指点您读过哪些书？

李老师：当时杨老先生教的是古汉语，又因为那时候没有教材，老师会自己挑选教材。主要有《论语》、《孟子》、《左传》、《史记》还有《韩非子》等。比如说我想读《论语》。杨老先生会说你要把清朝人研究《论语》的书都拿来看。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有些不一样。为什么有些问题不一样、分歧点在哪？另外看他们在解决时思路是什么。杨老先



生推荐一本书是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这本书把《论语》的每一章从语言文字的问题到内容的问题都写出来，后来人的分歧点他也分门别类进行了归纳整理。读一本书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我们看到《论语》的注解从汉朝到西晋以后一直到清朝。这中间有一个大的转折点。在宋朝时往往反对汉朝人的看法。因为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改变对一本书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所以读一本书特别是像《论语》这样的先秦古书就一定要把所有的问题搞透。杨先生教我读书的方法让我终生受用。

记者：人们总是说找不到时间读书，一天工作忙完之后再看自己感兴趣的书时已是强弩之末就会觉得不快乐。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您觉得读书最大的快乐在哪里？

李老师：读书读懂了你就快乐，读不懂你就不会快乐。当然你想读懂就要花点功夫。大家不要觉得北大的学生就很厉害。我们读书的时候学生的来路有点复杂。当时的高中没有现在这么多，光靠这一点学校学生招不满。有一些调干生，就是说在职的脱离职务来读书。当时我有一个同学说看见线装书就头疼。但是读中文系怎么能不读线装书呢？那就是因为他读不懂。所以要读懂就要过语言这一关。所以你必须掌握语言，语言是个工具。有些人会说读书没有时间，但是有些人比你我都要忙，但是他照样能抽得出时间看书。比如说曹操，《三国志》里说曹操主持军政三十年，大半的时间都是在马上东征西伐。但是他博览群书，白天探讨兵法晚上就探讨文史。还有杜甫的祖宗杜预当时在中央政府工作，当时人们在法律、文史上有问题就会问他。同时他还是一位战功赫赫的人。还有曾国藩，读书读得特别仔细。他读《史记》读到《淮阴侯列传》时他就说水淹齐军这一段可疑。当然他有他的局限。但是就说他不但读书还读得特别仔细。现在哪一个有他们三位忙，既然他们都有时间读书那么你也应该有时间读书。所以说没有时间那是一个托词，读不进去是真的。

记者：您一般都是怎么在读书中发现问题的？有什么好的经验？

李老师：我觉得多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读书读多了，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说读书多是发现问题的基础。另外专注于读一本书也能发现问题。好比说读史书，说在《后汉书》之前都没有一个隐逸传也就是逸名。在《后汉书》之前都没有这个栏目，但是之后就有了。那之后为什么就有了呢？要会作比较，专门看一个类型的也就容易发现问题。还有读诗歌，为什么有些人会说这首诗好有些人会说不好。那么你要先考察一下说好的依据在哪里说不好的依据又在哪里。所以过去说读书要善疑，要善于疑问。如果你是呆看就不会有任何的疑问，疑肯定是有两个东西做比较才会有。那么基础就还是你要多看。

记者：近来出现一股国学热，各行各业都有热爱国学的人。有很多不具备专业背景的也喜欢这个。

您作为专业人士，请问针对这些基础一般的国学爱好者怎么去打好基础，提高自己的水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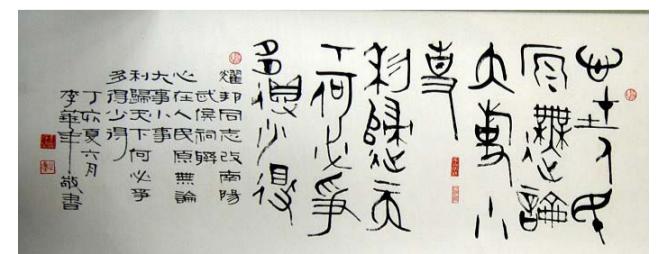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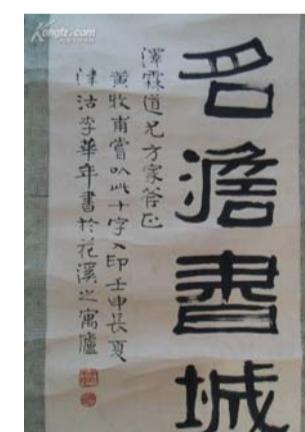
李老师：我觉得兴趣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爱好国学的人多，这是个好现象。但是如果你选择了这个爱好，你还要考虑一下你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方面有点发展。如果你选择了这个爱好，但你天性的发展离这个有点远的话这就有点麻烦。黑格尔有一句引用古希腊德菲尔神庙刻在石头上的一句话，翻译成汉语很简单，就是“认识你自己”。你要投入很多精力，有时候还要投入很多钱。我是天津人，当时北方人喜欢京剧，家里有点闲钱就会让小孩去学京剧，当时我去见京剧老师。老师就要我喊两嗓子，结果就说我五音不全。后来的音乐课我全靠乐理知识得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某种天分，就会有学某一样你没有天分的东西，就会产生一种挫折感。作为丰富自己的生活可以，但是在业余玩这个东西要玩到什么水平就是要考究的了。所以，如果这些国学爱好者要走专业的路，就得考虑天赋的东西。

李华年个人简介

李华年，天津市人，1937年2月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贵州民族大学教授，贵州古典文学学会顾问，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有论文《魏文帝<典论>“齐气”说》、《“茂陵刘郎秋风客”漫议》、《释“潦倒”》、《<说文>“词”字段注质疑》、《文言小说标点失误偶拾》、《骚体渊源新证》、《爱情诗的非爱情化——中国古典诗赋的一种阐释》、《“缪篆”新证》等。近年主要从事篆刻艺术史、中国美术史及古典小说研究。擅隶书、篆刻、善绘画，有美术作品《光荣归于劳动者》、国画《中山陵》及书法、篆刻、陶艺作品等发表于报刊杂志或入选全国及省内外展览。

李华年老师书法作品选登：



书评·聆听

阅读决定高度

周诗乐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有一座图书馆，多重大问题的探讨，还写了一本质量很高的著作《训谕》。多本书，图书馆不大，但思想的高度铸就了她目光的高度。执政初期，她就彻底解放了俄国贵族，从而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早的贵族知识分子群体的萌芽，揭开了俄国思想界黄金时代的序幕。以至后来的人们把俄罗斯文学称之为“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

提起叶卡捷琳娜二世，不禁想起她带领俄国三次瓜分波兰，打通俄罗斯的黑海出海口等丰功伟绩。作为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沙皇，其治下的俄国之所以能不断向高处攀登，与这个小小的图书馆是密切相关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阅读、对书籍的热爱决定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高度，也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高度。

“无时没有痛苦，无时没有耻辱，无时没有书本。”初来俄国时，叶卡捷琳娜二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位德国公主，她初嫁俄国时，语言不通，没有朋友，陪伴她的只有书籍。为了尽快融入俄国，她每天苦学俄语，据说有时一天要学十个小时。冬天，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她居然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阅读，为此她患上了肺炎。但疾病也不能减损她对阅读的热爱，

鸠、卢梭等大师的作品。她一直与伏尔泰保持通信，与世界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一生的交流，使她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她本人成为一

名学术水平很高的学者，亲自撰稿参与俄国许

多书籍。

图书馆不大，但思想的高度铸就了她目光的高度。执政初期，她就彻底解放了俄国贵族，从而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早的贵族知识分子群体的萌芽，揭开了俄国思想界黄金时代的序幕。以至后来的人们把俄罗斯文学称之为“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

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和历代沙皇一样野心勃勃，但对内，她不像以往的沙皇那样简单地以“武”治国。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女皇对民主自由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俄国从欧洲引进了大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大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各种学术知识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她统治的30年间，俄罗斯文化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前的沙皇出访欧洲，由于缺乏文化素养，被欧洲贵族视为野蛮人。是举止优雅、谈吐不俗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改变了欧洲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

资料来源：阅读决定高度。(2013-10-11)[2014-04-18]http://tjomcca.blog.163.com/blog/static/115318583201391152928645/

资料来源：阅读决定高度。(2013-10-11)[2014-04-18]http://tjomcca.blog.163.com/blog/static/115318583201391152928645/

现代名人谈读书方法



世界上许多名人之所以成功，与他们善于读书有关。读书有成效，不仅取决于读什么，而且决定于怎样读。以下选择现代名人读书方法6例，介绍如下：

鲁迅的“跳读”法：

鲁迅先生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懂的，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这种方法是对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方法的进一步发挥。它的好处是可以由此节省时间，提高阅读速度，把精力放在原著的整体理解和最重要的内容上。

老舍的“印象”法：

老舍说：“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功夫去细细分析它……。‘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

华罗庚的“厚薄”法：

华罗庚主张：读书的第一步是“由薄到厚”。就是说，读书要扎实，每个概念、定理都要追根溯源、彻底清楚。这样一来，本来一本较薄的书，由于增加了不少内容，就变得“较厚”了，这是“由薄到厚”。这一步以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步，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能够分析归纳，抓住本质，把握整体，做到融会贯通。经过这样认真分析，就会感到真正应该记住的东西并不多，这就是“由厚到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读书日临近的冷思考

马力

相信很少有人知道，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纷纷举办各种活动鼓励阅读。相较于其他节日，“读书日”更多的是宣告着自己的警示作用——重视读书、尊重创作。去年公布的第1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2年中国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合计阅读量为6.74本，而韩国人均图书阅读量约为10本，俄罗斯人均超过20本，以色列人均最多，在60本左右。

文化大国的阅读量着实让国人自惭形秽了一把。国人阅读量与以色列人相差近10倍，这引起了读书人们的反思：国人为何不爱阅读？其实不尽然，调查报告的样本选取与问题设置都有可能使得调查结果以一个狭义的阅读概念去笼统地分析广义的阅读量。国人不阅读吗？你在大街上、公交车上或者公园里看到不断滑动手机屏的人们，也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完成一个阅读的环节，当然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而是在非纸质阅读媒介上完成的一个零碎信息的吸收过程。



除了这些“低头族”外，浸泡在网络文学的年轻一代的阅读量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项。据报道，我国目前有4亿手机阅读网民，而网络文学是主要阅读内容之一。而在2009年红袖添香举办的华语言情小说大赛中，大赛8个月齐集17536部言情作品，其中133部作品总阅读量超过1000万次，1076部作品阅读量超过100万次，所有作品总阅读量高达数十亿次。网络时代已经打破传统的阅读模式，而这上亿次的阅读量却很难科学地进行调查统计。

其实，相较于“为什么不读书”的问题，“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更应该得到关注。我们应该读什么书？现在网络文学、快餐文化、碎片化信息挤压着传统文学的生存空间。据统计，中国网络文学历经16年发展，网络写手的数量超过100万，仅一天发表的网络文学就超过1000万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出版社一年的出版量。而这些海量的网络文学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不乏黄色、崇尚暴力以及玛丽苏情节等等的不良示范，读者往往从中获得了片刻的信息需求或精神幻想，却无法汲取细嚼慢咽经典作品所能得到的营养和魅力。

另外，我们应该怎样读书？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伦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提到：“把一本好书当作是镇静剂，完

全是极度浪费。不论睡着，还是花了好几小时的时间想要从书中获得利益——主要想要理解这本书——最后却一路胡思乱想，都绝对无法达成你原来的目标。”每本书都像有血有肉的躯体，它们盛装而来，你不得不撕开它华丽的衣裳，沿着它的血肉，找到它的骨、它的气。只是，在浮躁的快餐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够像小学生一般端坐在书桌前，细细地品味作品的意蕴。

曾有不少人，其中包括学者、教师乃至普通市民都表达过对文化大国阅读匮乏的担忧。2013年，《全民阅读条例》所引起的社会热议也将全民阅读推向高潮。有政协委员提议提升全民阅读硬件建设，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笔者认为，国民从不缺阅读的习惯，却缺少良好、高质量的阅读习惯。硬件设施完善后，国民的阅读“软件”能否同步更新，这才是最大的难题。

资料来源：读书日临近的冷思考.凤凰网文化.(2014-04-17)[2014-04-22]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4_04/17/35833995_0.shtml

阅读人



于丹：读书意在修养

读书给了我们精神生活上的储备。我把自己读书的过程，称为老牛吃草。年轻或有空的时候，我把自己懂的、不懂的书全部吞进去。当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坎坷、真正想到用的时候，就调出来。这就像反刍。说起来，我读书，读的数量不是最多，读的质量也不是最精。我读书只有一个秘密，就是我有反刍的功夫，到用的时候可以调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咀嚼之后，这一部分营养可以融入我的生命。

一个人的阅读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中国古人说起读书，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汝为君子学，不要为小人学”。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会有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我觉得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今天的人们读书通常走向两个极端：一个认为读书太有用了，一个认为读书太没有用了。认为太有用就是读书能装饰、提升自己；读书无用论则认为读书无法解决一日三餐的生计，读之何用？其实这两种论调，都会让我们陷入一种功利。这种功利的心情，严重剥夺了读书之乐。

读书人里面我比较喜欢陶渊明。我大概从四五岁开始读书，家长通常说陶渊明是读书的反面教材，大意是，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小孩子读书万不能像他那样马马虎虎。可我从小学开始就是马虎，至今也没有改变过马虎的毛病。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懂得了陶渊明的境界。其实这是大人们的断章取义，他们只理解了陶渊明读书观“好读书，不求甚解”前半部分的意思，却忽略了“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的妙处。读书的境界是什么，是读到两个字叫“会意”，就是先有所会，懂的不是字面的意思。不是考据一个典故，而是一种悠然心会，就是那种无言之妙，可以读到忘了吃饭的那种欢心。他还说读书之后常自娱自乐写文章，读到最后是为了让自己快乐。所以什么叫君子学、什么叫小人学？其实这也应和了古人的另外一句话，叫做“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就是说学了是自己的安身之本；为人之学，则是说学问这个东西是拿来送礼的。

读书前，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先了解自己的迷惑，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然后读书读到豁然开朗。这种阅读的境界，就太快乐了。最后可以带来一种状态，让我们在充满各种选择的时代，自己的心有一点定力。有定力之后，我们的选择就多一些依据。

在我看来，惑与不惑是外在与心理的制衡。阅读不仅是一种生活的元素，也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让我们从急功近利中摆脱出来。让孩子明白，读书不仅仅是为升学，还与一个人的理想、人格，以及获得幸福的能力和开朗的生命智力相关。

让我们在生命困顿的时候面无惧色，在生命从容的时候带有欢欣，一辈子能有更大的快乐，我觉得这就是读书的最大用途。

资料来源：节选自于丹：读书意在修养.深圳新闻网.(2007-05-24)[2004-04-22]http://www.sznews.com/reading/content/2007-05/24/content_1155002_2.htm

杨振宁的“渗透”读书法：

杨振宁教授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

白寿彝的“研读”法：

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认为，“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贴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冯亦代说：“我在看书时，每逢看到好处，不免自己的身心也进入书中的‘角色’。好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演到好处，不由得为所饰剧中人的‘角色’左右”。

余秋雨的“畏友”读书法：

散文家余秋雨提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资料来源：节选自福鼎五中“现代名人谈读书方法”.(2013-02-27)2014-04-16] http://fdwz.fdjyw.com/newsInfo.aspx?pkId=13015

